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

朱國禎輯

平府江

府江諸蠻東岸屬平樂曰右江西岸屬荔浦曰左江延袤千有餘里樹木藤蘿深茂交錯巢峒互相盤結沿江偷刼最重者魚鹽彼覷我甚明以鐵鈎鈎船或上樹顛投石無一得免禦貨投人江中爲常歷來烈而焚之伐大木前後數千章其患稍息然潛伏突出終莫能禦也嘉靖中陳金用兵尚不及東岸其曰北三北五生畬日煩西岸猺與獞出沒爲患酋長楊公滿等奪荔浦坊郭

平樂樂山及岑門南源諸所搶木安知州楊惟軏以數百金贖歸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等所謂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與表裏又多用騎兵一日夕馳數百里人悍耐勞皆倮號剗馬賊常陳兵走東粵略三水淸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奪道左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並受其禍逋酋韋明甫及其子十餘人抵右江樊大盧等七村皮博樂等二十村兩江守延劉穩沈子木告于延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聞是歲隆慶壬申七月也以李錫爲總兵協以參將王世科錢鳳翔徵土兵合三萬六千人副使金柱

鄭茂監軍龔大器劉廷舉紀功參政談直督餉十月十五出師王世科攻古西巖口破之斬捕二百四級賊奔入笋尖古造阻山爲巢四城東蘭兵搏戰斬三百五十三級已旣捕諸山斬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雞籠山追逐斬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公瀟等三百六十餘級錢鳳翔攻東岸黃洞古稍橋洞破之生得黃公護斬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滙洞生得黃公送斬一百二十六級旣捕何冲莫家冲斬二百一十級餘黨犇入倒流苦竹瀟巖諸山追斬四百一十六級都司王承恩提田州兵擊龍巖破之斬二百二

十二級兵益進至癸酉春正月連斬二千餘級合前四
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四百四十人沈千木遮指揮
下碧奉檄入北三北五宣 勅廷展德趨降嗣老常法
眞等皆願歸所奪田輸賦許之前是藤浦之峰門南源
修仁之麗壁末安之古眉諸蓮司爲諸獞所奪議改土
巡檢分領督以尋梧參將一人兵二千人歲時巡警平
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
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久沒爲猺獞窟穴乃割富川
之二五都賀縣之都賢鄉及仙廻土司即龍平舊址立
縣曰昭平屬平樂府兩岸闢五道列十三屯歲幾通行

雖間一出掠然亦益稀矣　諸徭既破置土吏上中崗屬名色把摠齊凱下崗屬土官故事平樂營兵三百五十人人給餉月入錢壬午冬參政陳應春裁爲六錢戍卒張鳳猾且好亂倡議請增餉約其黨分爲五總直走城中鼓噪脇增殺人燒民居會齊凱詣府兵備葉朝陽使守備武應龍同凱往諭竟相隨渡江去總兵呼良朋提標下卒馳縣則營中叛去者已二百六十餘矣鳳凱走荔浦城下殺將白玉提永寧兵至諸叛卒見之皆股栗猶發乘矢玉擊破之斬二百六級生獲鳳凱等二十二人事聞　上謂平樂太守周圻支放後期致激衆倡

亂遠問給事中陳璧言致折重法非所以肅反側子之心振國威給事中鍾千淳則言府江去蒼梧尚遠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粤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逋逃數啓兩岸則門戶三峒其堂奥也非兵不守將非其人不堪彈壓部獠叛卒既伏誅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官而督兵則莫若練土著稍厚其廪餼以招致之報可折竟奪職

平羅定

羅定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廣一千三百里巖洞貫串蹊逕曲折猺生長其中日跳躍時亦迷所歸往但以

峒姓爲別號曰峒犽自來大征所不及旣各處用兵多
所破碎其脫走與一切亡命附于巢者號曰浪賊益猺
盤腹心此則其耳目羽翼也其酋曰鳳三舍陳地平盤
大面等尤彊悍殷正茂爲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
以郭守乾進兵行至隘口不敢入遣使招之出就撫者
爲良猺浪曰撫民須賞賜師旋輙又出掠又撫又掠以
爲常近地數百里咸被其害而我軍銜特入其藤牖寨
漆砂椒之利共掩匿居民受毒訴者下跡捕不可得反
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丙子凌雲翼總制擇衛所官士
人分道持檄撫之降者自占姓名書于册㡳軍皆閧賴

爲營初亦徉聽徧藉貫縱恣如故特張江陵當國用曾
省吾破都掌蠻受賞遠甚之欲取爲功集所屬議之皆
曰猓根穴深固不可輕探彼以款狃我我亦自狃爲常
且兵不用命驅之甚于畏虎徒費餉一番擾擾又多生
謗奈何獨一老弁自請言事進之曰猓所畏惟狼兵前
調至不給賞惟以搶略爲務故無功若先賞鼓其勇猓
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
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涖之
張元勳總兵是時東山則有雷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
之險欖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滲口之險兩山則

有都門之險古芳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三
道偏將朱珏軍羅旁劉天慶軍瀧水陳璘軍信宜王瑞
軍岑溪楊瑶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化中軍德慶黄允
中軍伏峒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叅政沈子木趙
可懐周浩等監軍兼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予銀一
兩皆大喜赴鬬甚力自十一月二十齊進明年丁丑三
月十五日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
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
被虜者萬有餘人奏捷先是瀧水縣東西山之中孤懸
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爲羅定

州設神電衛東山黃𤖹峒設東安縣西山大峒設西寧
縣東安南六十里曰南鄉又西南一百里曰雷霖西寧
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
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徼攻嶺西巡道為兵道駐羅
定州彌壓陞雲貴右都御史張元勛右都督加賞餘各
有差告 郊 廟宣捷後巳卯東山浪賊誘撫猺西山
岑溪諸峒賊及逃卒犯思慮營殺傷哨官又犯封門所
僉事侯應壁引把總伍科擊走之參將陳璘被劾戴罪
立功璘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三百六十六級皆紅豆
蠟場餘黨最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

南寧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走江上奪舟遁去龔禪
將侵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也行至清遠所
過擄掠琫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于是定撫
民皆附土着免其征調始得安至癸未東山建關王廟
長春寺琫調營兵三百人充役令各出金錢以施方正
月大風雨皆怨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
南山至並轉水東門飲醉詈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鸞譏
責之營兵執鸞抶幾死遂及東安令陳公大開門城上
撫諭不從恣殺掠琫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并其黨百
餘人餘逃入賊巢糾合擄掠及守備歐泮所部叛兵並

寘粤西屯陸川刼北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
劾璘虛冐軍餉激變得白立功贖罪總兵戚繼光亦至
合擊大破之斬二百餘級

蛋戸

廣東雷廉之間有蛋戸盜珠爲患乆矣其酋長不一惟
蘇觀陞周才雄羅漢卿曾國賓冣著皆來自安南俚烏
境多浪爲險日夜習水戰舟檝或八櫓或十櫓諸賊能
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閃電急輙走入水水不能爲
災海上號爲水獺覘我海上師一可當百世擅珠池利
徃徃交驩大　因而稱貸逋招致四方亡命千餘人自

衡然惟利是視往往爭便益自相賊雖其親戚兄弟不顧也漢郭但中路港尤貪桀諸偷襲殺之萬曆元年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明年犯上村及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永安還入大廉角軍中大疫悔禍請降七年復為珠商所迫鼓棹入于海因犯南板村受招撫復降是年蘇周二酋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又犯安南末安州我兵追急二酋乃迸還烏兎烏兎北枕高山南濱大海釆巨木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為塹壘開東西二大門其一面海往來得通他門皆重封識門者弗為通啓閉必張旂鳴金鼓晝夜嚴儆惟恐官一旦得入掃其穴

也九年犯斷州斷斷州去未安所甚近百戶張禱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涖哨蘇至禱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於擊鮒橫行諸蛋中無敢當者然卒被創死都司陳居仁廉州推官汪竟鄉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十餘級蘇等遁走復突入東山殺掠分守張明正陸萬鍾請用兵樓船二十七艘爲西哨督以把總李如佳三十一艘爲東哨督以指揮文濟武分兵斷其走路雷廉高三府軍分道悄之期九月十八日出師下令自縛歸降者聽賊聞夜半從欖樹港逃并村我兵追之生獲蘇觀陞蘇觀深陳鷹瓜等一百八十九人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溺死

諸將分道逐捕餘皆請降　梁本豪者廣海蛋酋也先
曾一本雄海上豪誘導入城中本既死豪窠于海曲其
黨漸集至千餘人結東倭西番將寇省城已有約爲内
應者矣壬午撫按陳瑞羅應鶴發兵討之指揮徐瑞陽
往光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備雷廉諸蛋叅將楊
爲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
周之屏同知朱一相嘗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
借及漁舟七月十五日分道並出沉其船二十餘艘生
獲本豪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餘斬獲又數百人
聽撫者二千五百餘人而海賊　許俊美從巽平爲亂

一旦詣高州廠以功贖衆皆不信逸去官軍追戰破之
俊追至雷州㙮難山幾獲遇大風舟多沉俊美甄得走
馬頭背登山矣俄匪門蛋民請兵合勦海道檄各縣商
漁船兵四面攻之俊美鼓而出香山大滐議治艚船往
討時海賊鄭大漋張朝乘隙相扇而起漋犯覂海朝犯
甲子碣石之間我兵駐虎跳門未敢進會諸偷私相攻
擊殛殺俊美及其妻棄屍水中鄭張二酋旋亦被獲蓋
海賊甚多先有　林道乾者澄海人剽畧海上與諸艮
賓來降凡三千人給田千畝自耕而食聽調立功隆慶
中總兵郭成調乾征曾一本有功雄據禦貨日益甚據

皆殷正茂佯寬假容囑參議顧養謙圖之乾有住日茂

先在彭亨國爲都夷使容約乾于萬曆癸酉二月訖詣

參政陳奎曰極知制臺意不相容抗非吾事降亦不免

男子各自求生豈必中土遠托異國不復還矣徼舊所

給十七劄從出既行至甘浦寨制臺檄安南暹羅索乾

及老賊何雞等報曰乾今更名林浯梁在臣海灣中聲

欲會大泥國來攻不得已與爲盟而去今已行至頭關

矣頭關者闊海之大洋也香山澳人吳章佛郎機人馬

喇啉並請自治裝往擊乾許之不果初乾在東埔發兵

攻暹羅不克制臺使人賞諭東埔令與暹羅並攻乾乾

覺格殺吞衆畧其舳艫往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

諸良寶潮撫民也曾一本既誅其黨許瑞二千人逃在海島寶與瑞有隙相攻殺既與林道乾歸降亡何復縱兵殺畧道乾逃入于海寶亦按運去尋與林鳳合兵爲冦戰敗走後突犯陽江燒諸村落泊大金門數日乃去復歸原巢巢皆高山臨海繼以土垣聚死士固守攻之輒失利乃以陳璘爲叅將督軍賊方出洋擊敗之追至三了港賊棄船登巢璘分兵四面攻之築土山乘城而入生獲良寶共斬一千二百三十級時甲戌三月初十也　林鳳潮逋酋從諸良寶冦掠爲總兵俞大猷所

敗遂泛大洋未幾自玄鍾所還潮陽諸降授以官令散諸海舟不奉命曰官易欺人竟以百餘艘突入清瀾所港久雨城頹引衆入畧畜產鹵七十人而去地介閩廣閒集兵夾勦逐至大星海斬二百五級俘七十五人奪三十四艘鳳逃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之頭海復集黨畧商船環結爲固我兵覘知用大艟舟載火刻日攻之覺而遁去追至臨高外海斬一百餘人鳳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跡之匿于老萬山遯已涉閩海至彭湖潛往呂宋築玳瑁港爲城自稱國王欲脅番衆我守將諭呂宋招番兵五千人襲港内焚其舟幾盡

還走于潮遇巡海兵擊之斬二百級衆纔三百人舟不過二十艘復掠柘林靖海碣石之間奪漁舟民船遂至一百五十餘艘徜徉海中時以小舟進內港取雜貨厚與之直海中諸賊亦入其帳庇之不發鳯亦慨然曰道乾吾師也遂遠遁後鳯黨澳主黃棠劉興策莫敷敎等使酋長至潮請撫曰鳳已走西番年老不復來矣寛之容吾等歸故土爲良民報允二千餘人皆後蔡稚林奇材李茂等三大䑸復回道乾寨中盡收財寶而去又數年死

杭州兵變

浙故有羅木營見勝國時在候潮門外當是歷來屯兵之所倭患棘胡宗憲爲總督聚兵四千五百人多括蒼諸郡慓悍者攜家長子孫習練武藝雄勇有根抵入城與三衛兵及居民爾汝不甚忤歲終還故里置土物來營交易爲生差得相安督撫一號令竦踴立備衣械應調世遂稱浙兵浙兵云其營沿江結柵編舍近營中起一浮屠江海本相接自海口一望逾亘二十餘里甚整賊頗憚之胡方用兵自月餉一兩二錢外賞厚而罰嚴士皆用命卒以成功既事平得罪去尚書趙孔昭代定月餉九

錢五分一切操賞花布而已兵分九營歲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江陵當國久廷臣爭言汰冗費首及兵餉仍鑄錢折廩俸給事中蔡時新疏請再減營兵廩三分并請以新錢半之新錢五當舊錢十京師舊錢甚薄窄用新又精好上下軍民通行杭人狃舊不習新新者無以除舊直反倍之遂擁不行營兵相率訴于監司第云當言之兩臺使時兩臺使爲張文熙孫旬明日營兵詣臺廉訴許言于中丞中丞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躐近第曰奉　旨奈何兩臺使不敢爭令予錢自如衆乃洶洶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蓋自萬曆之

巳冬起至壬午二月盡鼎沸不止衆知有變于是兵有爲首二兇曰馬文英楊廷用三月初二日搆其黨謀于治節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擁至軍門人各執一雨益林立大呼中丞不敢出排門入中丞匿它室跡得執之帕首以竹兠乘之至營窘辱甚勒反狀誓死不從兩臺並至爲請南關王事王謙兵部尚書崇古之子也有賍略聞變盛儀從往麾曰汝曹何爲者朝庭清明四夷賓服吳公節制大臣敢擅辱汝欲反耶家大司馬驟十萬虜如群羊汝何敢反反即族矣衆錯愕跪以鉄節爲言曰易耳即取二千金畀之聽命二兇猶勒吳股削狀乃釋

歸兩臺執謙手曰今日微君我輩幾不免杭城百萬流
血矣明日二兇與他縣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
毋掠財出入娖隊中遠匿以待乃陽自縛詣吳吳慰
不見遂詣兩臺曰吾二人實爲之請受法它毋與也皆
好語慰藉之具其事聞將江陵已病憊聞之頗悔懼廷
推當往者兵部右侍郎張佳胤先令滑縣擒巨盜塡撫
江南上谷皆有定亂功威名甚盛加兼副都以行陛辭
聞河南遊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營許之令疾馳至軍
察變吳方避候名中出代于平望張行至嘉禾而杭城
民變報至杭城內外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掫名曰火兵

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皆不任相率倚豪家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猾韓謹等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下同知吳日強問狀鄉御史沈極以爲不可仕卿憤憤曰謂我曹無爪距管兵之不若耶已復謀曰此非官意官素患苦諸勢家爲梗我撲而焚之官聞無弗快且從我言或走告御史急密報所司執仕卿杖而荷三木于市諸猾噤衆奪之亡賴子聾應至千人走御史家縱火焚屋掠其貲仁和令陳良棟錢塘令孫琉並馳救被圍漏盡兩人微服衝出得免其

勢遂張各據隘巷以所奪諸絳襦裙折竿爲旗嚮令令每家懸一燈十家挿一旗耀如白日而益嬙都給事中陳三謨等家擄金錢甚多時爲四月下旬張且行且偵聞之歎曰無知輩效尤營兵取死可憐也徐景星亦馳至問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尚在耶曰猶未動也曰吾得之矣速馳之二兒率兵來迓晲張談笑自如又寛然長者私謂其儕曰名果不虛是能容我且不可犯也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諸亂民持挺衞臺者可二千餘隊張從數卒乘肩輿出至望仙橋相値皆羅跪譬
其吔曰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事盡言之衆乃以司夜

役告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猾獄至此且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然陽散其饑欲既熾狂悖益不自制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備火光燭天罵聲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余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召景星曰民果反矣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往説之必得要領以報然營兵實利民亂幸自寬景星剌得其情召二兇飲之酒謂曰杭城焚蕩如此人謂汝輩作俑彼特效尤是利歸亂民罪獨歸汝也汝何以堪此不若取之爲功二兇心動猶曰官家一日

事平即有功恐不足贖景星笑曰前幕府已得罪去汝輩不殺人不刼庫方整隊出迎若無事然新幕府寬仁大度已具草以安集報適值此變易合易與游徼卒奮臂可縛營兵皆虎士失此機會倘為所先恐就誅焉且賞可邀而坐失之誰謂汝勇且智者皆聽命即召入臺諭觀曰昔首難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叩頭曰死罪有之曰徐將軍開汝生路此吾意也汝知否叩頭曰具知願効力以死報于是出驍健為先鋒徐遊擊為中軍兩營為左右翼次之郡邑民兵又次之嚴部伍明束約戒掠多殺前薄亂民敗之橋火場又敗之楮家堂又

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 郎行劄所統解衆衆反
縛詣轅者百五十餘人而任卿 謹任爲前已要營使者
至 訊得其倡謀挾刃搶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帳門各司擅死者又數十人 餘悉放歸於是諸惡少
爲獻散不敢復出營而郊遂之 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
遁惟恐蹟之矣上疏具其事大 略謂有司奉行太過裁
服太甚物欲以自成其名而不 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
醞毒積久必激大兵變民變此 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
有深於此者汪汝已病篤得之 且喜且悔部院來請事
額曰浙撫議是覆允 是淑賜張 飛魚衣及白金文綺而

悍卒作肘腋間急之則或生變假它事罪之或密掩而
繫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兇曰功差足贖
矣下之刑部榜於營曰還爾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
也或帖然服獨二兇者始賈衆怒辱中丞而嘗自穪時
又要衆以一死赦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歆
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索衆始恨之未有以發也
傾其氣猶溢往往遨歷市閭兒視其人加武斷為人亦
惴恐相奉莫敢誰何時議浙中監司不任自學使劉東
星外晉易抗巖道最急難其人頤養謙前任雲南平土
酋號知兵已轉金衢分守請于吏部得之夏秋間科試

事迫嗜嗜談文并遊山水間頗既至畢試事密謀俟奉
汛發兵時處分惟徐遊擊得與聞訪諸營最桀者自二
兌外東右營陳德勝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
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肅西前營吳帝成西後營盧州
凡七人而指揮李承勳有心計方難發時仗劒護中丞
獨力衆傾憚之既得免反德之曰非公遂犯大逆至是
囑徐潛結為用慨然曰固所願也至期為三月初三日
頗泄乎誓師密以名捕捕者至李為內應悉獲之二兇
方宿棧門外并捕皆斬之梟首天未明撤關閉禁嚴營
兵皆觀望震恐未敢動佟檄至告以首惡正法餘一切

無所問絮乃大安侵晨諸司入謁啟各門鼓吹歷巡營中親撫之皆崩角稽顙迎慶更生初張之行也或請調兵笑不應或欲以兵助者謝弘念營卒雖悍顧宗族墳墓在浙東妻子在營決不敢叛一旦囂然而起由撫縱失宜以致憤激當無難處者原非陰謀一飽卽止而又適與事會因民變以收營兵之功安二兇以解各營之惑識者曰冠帶正所以繫頸卽營中甚黠者亦曰必有一日無恐不過數人止耳至是事定奏聞推張右都御史兼侍郎尋召還朝顧徐李而下遷賚與中丞褫職前監司奪爵貶秩有差按察使鄒杰與焉非其罪也後

官至尚書萬曆三十五年善言子兼東進士戶部主事上書陳狀求復父原職致仕下所司

朱史氏曰是年余方以諸生應試從輿中望見張公方面多髯且斑白矣眉宇欣欣似才而有度者尋入為兵部尚書以功名終其定變也疾徐中節在有意無意間且胸有成算何以能此然得力處在初請徐遊擊再請撫總副余入試夜半繳卷有衛軍盜竊輿杖喧競不可制一貴官便服出座廳厲聲喝之衆辟易其人嘿嘿受杖去問之則衙也又聞一日營操士忽坐麾之不起徐遊擊入內袱袷持大刀躍出呼曰鼠輩速起手飽吾刀皆大悟已

怖伏擒出數人割耳送壽迎笑曰此眞將軍矣由是軍中肅然事在得人又在委用顧其本領何如才難不其然乎十介州與張故以文字相知獨曰沉深雅靚藏用不露露則無餘春之花也蘊含秋之實也荷孕愈收斂愈光華愈成就學問文章政事大略由此而人才因之矣

回夷

陝西有回夷一種大約國初徙回回于江南其未盡者散山谷生齒日煩俱從漢俗為編民與邊外之種相屬西延慶平鳳漢間皆通長于射獵不習耕種無積聚歲時視麥熟皆攜家賣藥深命仰食他旁郡性直易欺中土暴子弟每欺而狃之反侵侮奪其衣精時有爭鬬官不為理直曰夷耳何敢然輒加捶楚忿恚非一日鐵瑯午李宗鴞鵬進忠等阻山公行督撫高文薦蕭廩奏聞部月地方官及將勒除不許借名招安苟幸無事然與土著雜處結婚姻有根柢作梗者指名可數江陵操切太急也

並日勒除而事實難行守土者遣人撫之李趙等皆納
款解去報上江陵已破蒲州知狀尤行得免用兵相安
者數年丙戌歲大荒夾方有人皆騎馬執兵器由灃州
走嵩赤縣縣尉尹三聘帥邏卒逐之于是北高山為壘
居
月復犇縣游縣界齎庄諸什物分巡平涼李自
強關西者浮然告于都御史李汶請兵使千戶徐金以
六百人分巡微鼓行而進夾度兵至弗敵遁走未壽縣
過分水嶺我兵追至王梅灣殺十六人奪牛驢五十遂
走三水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鄭家山復走耀州與饑民
分勢益熾遂據文王閣為險隘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

可三十里關內分巡川大年使參將高節率兵驅逐與
巡川任存分路破之爽走同官之馬欄山議者謂列兵
各隘口堅守十日可立斃潼關兵備原一魁西安推官
張守礼執不可曰此古所謂乞活且窮寇也潰圍而下
所傷必多其夕果大呼突出至萊道坡去同官已百里
兵諸軍追及射殺三十餘人餘盡走白水縣給事中顧
九思劾關中諸臣畧言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
蹤縱之罪何以懲于前賊散必有所從去不知稽驚則
蔓延之禍何以杜于後即覆賊以乏食犯內地非兵不
戚然其數不多若窮極兵勢盡殺恐傷天地之和況夷

中順化者十居其九懼而生心或投北虜或走西番均非國之利宜止索渠魁餘得減死給票釋歸可保無事報以斟酌處置明年逃兵夷先已四散走所存無幾擒馬毛等十餘人報捷斬三人餘發戶外失事者下巡按提問仍嚴保甲練屯兵夷人與民徃還聽便勿得凌虐

鄖陽兵變

鄖陽設參將一人其公署高廠一曰行都司萬曆丁亥都御史李材至故好講學諸生請闢書院便肄業許之行相地謂參將署地寬承平無事兵益弛散中多鞠為茂草其將鄭印方解任可改而鄖縣舊廢學舍星居兌

旗鼓列前可設帥府其實址隘不堪築托形家言文其
說而道臣丁惟寧鄖陽守沈鈇謬爲主不敢與同也十
月初二日起工其日印已出城代者米萬春曾于離城
之遠河鋪印忿甚進日署已拆矣我去不必言公始至
何處着足故事文武並重參將初蒞事陳兵吹角儀衛
甚設惟稍稍絀于都臺而署中受參謁發號令自如既
拆改新者雖議定尚無片瓦一椽權寄玄妙觀萬春大
怒曰欺壓武臣至此官至參府業已建牙并其牙門奪
之謂我並齊民不若耶事固當一決爭去就即激軍士
稱林王所能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印薦中軍杜鶴

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諸生首事者皆毀其家圍逼
軍門凡諸不便事冝文卷逼取至門外燒燬又索餉銀
四千二百兩尤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
又次日米入城仍鼓銃炮過軍門履任擇戎服晋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
城門鎖鑰李陞忍從之復閱操行賞附官楊世華云乘
此月賞近于刼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即諷軍士告加月
糧每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一見米即
云各官兵將擁汝為主帥米勃然擁衆喧亂揮刃彎弓
而上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呼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

米亦氣懾丁俥得免以小舟遁去李遊走襄陽太僕卿裴應章匪僉都來代訛言洶洶不一兩京臺省既又甚其說或有請勦者鄖戍卒一千五百徙其家且先發應章將至萬春出迎不敢不如禮且言軍情實然事非得已頓首請罪願揄梅林自贖裴深慰安之曰一人足矣將軍當共事終始以安軍心米亦大喜因入撫鎮院門共飲草疏米得寓目大約言臣以謁 陵行至均州接驛騎書科臣舒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以爲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慓悍必不可逮及臣到鄖先一 使縛林已下獄矣不盡如諸臣言上下乃

安楚撫邵陛疏至奉　旨材削籍恒寧降三級鉞二級
林庚死不及正法萬春覥聖妣故有劾者亦不聽材先
以雲南按察使征緬報功授鄖節鉞軍變　上不懌欲
亟治閣臣寮揭言軍驕漸不可長逐一軍門以快其志
吏科議罪及雲南巡按蘇酂劾材殺降冒功　上發怒
逮入欲以門牌詭謊擬斬廷臣爭之不聽長繫十餘年
釋出發戍岡中王鶴鳴後陞總兵僉南左府鄭亦總兵
在北邊有功萬春卒坐廢

辰沅兵變

辰沅兵餉凡三萬二千七百五十有奇口粮九千八百

有奇米六千六百餘石戊子以來水旱多逋負參將奇
德守備彭鴻漸請諸軍給餉由遠及近將三年內額征
截數支領抵逋負之缺軍舍張勝豪素奸黠憤曰以新
抵舊舊必沉爲烏有矣我輩何處得食壬辰三月合其
黨米如學乾州哨兵潘仕遵謀脇補舊額分守陳性學
以戶糧金命官給散豪等自乾州哨各執兵擊破隘口
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强虎哨破門毀屋居直走算坪
犂城而入守備袁時太引兵伏岩山伺如學至執之豪
大呼曰立釋則已不且斷爾頭迺解縛即馳洞口已馳
清溪哨毀指揮公署其衆固已三百餘矣麻陽令羅俊

民使巡簡朱廷臣奉檄招撫不從竟馳水䟽凹入麻陽掠酒食俊民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寄宿俾饜飽且犒之復給豪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殊不滿意必索原餉而後可請于守巡發沅州庫四千六百二十七金給之容下檄索渠魁俊民知豪得志不爲備先期遣人伏栗山凹俟其至撲而就縛如學穿隘走追獲于土溝中上聞豪等三人梟斬餘皆遠調餉金仍舊

蘄黃盜

蘄黃間故多宿盜道臣劉蘄州其地下接安慶𥘵受節

劇甚南京上游安慶當其衝江與鄱湖交會處帆檣如織土沃而奧民稠方千里間皆其淵藪也萬曆戊子蘄州盜梅堂等劫掠諸富民衆七十餘人宿松長溪山有劉汝國故以匠役爲郡邑致師雄傑有武用犯法繫獄逸出附堂其勢愈熾執巡簡枷項殺弓兵數人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聞居民潘捿能幹家有壯丁托以擒盜捿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古車嶺擒堂送官汝國逃至太湖（縣名）而先番僧五人善棍剽客三人善刀箭汝國皆與游至是遇逆旅大喜會旱災無所得食衣裝皆盡遂乘勢嘯聚焚劫自稱順天安民王鑄銅符大

書刻富濟貧替天元帥汝國紅袍出入擁大蓋往來二
所河九滘人有積聚者借宿開囷招致饑民數十百人
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界上有守兵不得去遂焚燒楓
香停前二驛居民多逃指揮茆勳百戶鄭國重追逐解
去蘄黃備兵副使陳朴上于湖廣都御史邵陛御史柯
挺移應天操江二都御史周繼王用汲合勦給事中李
廷謨過而聞之上于 朝餘次第皆奏報時安慶守李
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計行得免治
治署篆者徵兵已丑二月守備孟儒周弘謨率兵過黃
梅至宿松長冲庵道逢比丘數人貌猙獰可畏不宿而

去庵內火已發矣度兵不足用怵于賊反爲耳目請後
播苑兵待戰會蘄州倅陳策自負善射帥鄉兵數十人
往弘謨止之不聽分前後隊繼發國等鬪之自長溪移
竹麻尖據險以待策決策出不意乘隙從山後擣巢我
師仰攻賊乘勢馳下不能支皆潰走策中鎗死弘謨亦
被傷走趨道陳吾德分兵屯太湖宿松自爲檄使二僧
招汝國降不聽反移書縣官謂豪家作惡取財賞貧毋
以小失大二僧反命衆知其爲間也執而錮之汝國夜
宿民家官兵攻之殺傷相當遁去一日乘輿入宿松城
中適縣令亦自府至大懼會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章

守誠自後至聞之疾進令從騎大譟聲振數里賊乃遁去復榴二郎河我兵襲之走清河灣廷議以賊久未平由互分彼此逗枸誤事請于　上詰責乃合諸路兵分道入賊夜半焚巢而遁追獲二十餘人賊欲奔師工山竄安慶入黃州渡江而是時德州盜凌子登亦欲並起爲州守任春元所執於是諸將急追賊賊猶拒戰大敗悉走天堂尖隨道斬獲百餘人追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斬于安慶市其年江南亦報太湖賊太湖即震澤又曰具區中有東西洞庭山多巨室四周蘇常湖三府支港交織皆有居民及哨守卒盜不可藏或歲饑則沿湖不

民入而揚帆刼商旅然亦不數數山屬蘇州凡貴官及使者至必以遊洞庭爲勝事巨室爲主置酒作樂其俗皆市賈流通四方梨園時時往來一日天晴有數葦渡湖扮武備建旗揮戈鳴金大噪衆望見明盔甲緋袍互相驚以爲大盜巡徼聞之懼當報官然無主名捏爲殿應采上于郡邑達巡撫余立報浙撫滕伯輪會勦南京臺省封事條陳凡十餘疏而盜竟屬烏有也續報賊倏忽不常曰桃灣曰沙塘曰百瀆夾浦香山嘴莫可蹤蹟最後謬云已解散矣于是條陳擊吳淞遊兵五百人或以參將若遊擊統之于吳縣則備胥口石湖大賜口白

洋灣莫舍淒於吳江則備葉港雪落港簡村鮎魚[illegible]溪埼閘口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跨荊溪瀆東蠡河陽溪瀆平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嶺吳塘花渡橋西屯閘蕩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於武進則備戚墅堰凡張皇者戚餘次年余計偕至京衆爭問予家近太湖儆于盜否對以不知皆笑爲癡一給諫詢及對如之走入携條陳疏出示曰江南根本地朝野得此信駭絕幾欲發京營兵助討賊予閉戶讀書若不聞固宜今高捷且服官不可不加意也

朱史氏曰太湖介在三府中雖云浩渺然余熟遊由前

所云盜可入不可出名曰絕地往年一商船被刼雇小漁舟數十尾之不得脫凡三日執而投之盜由此絕跡惟是湖州東抵南潯可七十里與吳江接界又十里爲震澤村左右皆有漾瀨大左與湖接右迤邐迄于平望折而東南爲嘉善漾聯北北達吳江東走松江可三百里洄漩曲折間有汾湖黎里諸鎮衣冠甲第可以自守餘小小聚落多者百家少不過數十皆漁人盜所借而伏且泊者宛然東南雲際彼一棹倏忽百里其實只隔一隄樹我終日盤旋不能越十里迷所向亦如洞壼在内貫串覩外甚明我自外而覩叢林密箐暗甚難以用

力非久習慣者不能進一步稍得志也故在湖州謹備其東使盜不得乘虛西入西則運河橫亘南嘉興北吳江相去可百里支港不甚多小者塞之大者哨守防其出當無大害議者欲以蘇松兵使轄嘉湖夫捕役以盜爲佃戶表裏作奸漁肉商民而蘇松爲甚引入嘉湖坐窮山而聚虎豹其禍尤烈不如各守其境得能吏精心剔而捍之乃爲上策惟窩盜者甚多不可問不敢問闖嘉興之東有某姓者子弟亦列青衿成行數十里盜皆仰鼻息態中丞値此不知何如如亦可太息已

余歸田之八年爲崇禎五年壬申先太湖之濱有孀婦

得一枯竹枝宛具人形謬云此觀音大士也禮拜十餘年托夢曰旣虔事何不雕像早起果有匠來叩如夢留而成之再數年又夢曰何不用金如其言加飾前後三十餘年有聞者皆來禱頗驗近地孫方伯無子禮而盟曰得子助貲立廟逾年果生一子衆大詫香火輻輳遍江南延及江北山東日可萬人仕紳無不往余亦不免逐隊其地吩淅直之交俗頑梗漁鹽爲生善訟結衙役橫行方建廟競起乾沒有狐而猾者推一老僧復元爲主僧故能詩與余遊且三十年落拓衆所不喜閱三月廟成歸矣余之密戚某素狠有求不遂恨甚囑一土棍

資錢米呈南撫臣冊曰作亂聚金錢數萬以復元爲名將渠及余余不察猶致書撫臣寢其事愈忿走南中與其兄刑部尚書某合謀益土棍二十金所闍先貽書按臣拘復元爲證尚書故深必與余爲仇必殺爲主者時方有陝西山東之亂且錢糧匱乏　上焦勞諭語較原呈必加峻必銀臺不敢遏　上見必怒逮治追贓而先五年渠兄弟唆陶中丞舉坐余二萬金陶寧死不爲且遣人來言狀謀寢不行余淺衷時以爲言更益其怒終欲一逞此則適逢便會瘳不能自已者又聞復元一逮族人以余實之謂庇僧窩贓聳動　天聽余慮禍必[illegible]

辨即辨明亦已康熙乃致書南撫臣告以本末謂于係不直地方即撫按難辯其責莫若拆廟以泯其跡即題知以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說又托一友從史深以爲然猶拘復元爲證余直發事有由來不可聽乃得止且以所貽書錄出見示有曰募施浩大往來混雜地方必有後憂僧尼決當重治究然原呈語氣已盡見肺肝矣撫按細詢曲折一節推又探實力解于是疏語甚平謂廟已毀僧尼已解散絕無他事乃一二惡少所爲

萬曆元年四川都掌既平（見二十卷）群蠻懾息一移兵似皆可定然大征之後論功須賞勞須休息觧嚴而發種類既多蠢蠢思動遞跐盤結勢必出遊須犬噱跳卒難豫料我之脫備未必時時處處申儆周密于是有三寨之役有疊溪之役（皆松潘）有建昌之役有膩乃之役事在巨細間亦自可述而他瑣屑者不能及也

三寨者丟骨人荒沒古也松潘南路羌有四十八寨而此尤桀驁時設伏弩飛鏃以伺過者千戶王節巡邊至佯奉牛酒出迎受賞辭去行不百步至一崖下矢石亂發死副使林應節赴任乘傳而過劫取財物傷二人家

屬錢爲所畧有司莫能禁我師艱于轉運賊往往從間道截殺死者甚衆逆寇安化等關戊寅八月知事余希顏往給軍食諸羌自浙塘突出裨將陳金相胡欽力救得免益公行無所忌我兵雖間有斬獲不能當十一道路幾絶兵使楊一桂與總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遊之垣曹希彬軍楊廣墩指揮徐承芳史載勳軍安貫頂守備康鸞軍雁溪屯游擊吳鯨軍羅網嶺參將胡大賓軍木瓜坪數道並出而裨將劉鶴陽亦率精兵從間道擊其東北羌娶寨固守我軍擇便齊進斬獲甚多縱火焚丢骨寨益進延及人荒寨兩寨見火舉前後皆鼓噪自

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盡獲其旗鼓及夷器鎗刀雜畜
于是諸羌引其衆往來窯房間我軍跡至靖安墩生獲
酋長一人斬之羌突犯歸化關畧我輜穀而去急追之
遥望堅壁青上灣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爲營縱兵
而前衝之羌盡東南散走追至小寨悉燒碉房斬捕甚
衆易鶴陽墮崖下被殺子喜生誓復仇鏖羌戰又死之
承芳戴勲適引軍至急擊破之焚没古寨斬二十七級
明年正月四十八寨喇麻酋畔等六十餘人叩關言三
寨實欲請降罷兵許之盡革一切雜賞編藉而白草番
相近亦出寇掠嘉靖中巡撫張時徹摠兵何卿討破之

至是壘溪諸羌為便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與
梁兆于黄頭山後之間拒絶羌衆不與通石泉令張兔
往諭其酋納麻舌皆降餘種落聞風俱至凡數十寨

壘溪

壘溪諸羌隸茂州夾溪立寨名溪實數出為寇殺我百
户陳克勤先指揮田賦稱貸于楊柳寨渠兒這五百金
久負積怨殺人遂啓釁端結别寨羌圍金瓶平夷急指
揮朱文達擊却之孳闘日甚各有損傷萬厯乙酉撫臣
維遣闹天全大渡河兵進討監以副使劉禹謨偵楊柳
將犯永太諸堡禹謨議先攻麥兒寨以分其勢乘風縱

聚黨千餘人公行東衛姜玫道中用王者儀蓋所至乘
風縱火殺官軍百戶梅枝春請有司速問益負固不
出裨將劉天佐調兵至建昌城中時越巂衛黑骨夷寇
號饒勇凡三千人數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與國
等三十餘人天佐不能制都御史徐元太議大征總兵
李應祥副總兵朱文達而下異道並進副使周光鎬參
議李士達監軍期丙戌十二月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
邛合諸土兵先以二千人待河上我兵至彭土坎發火
器擊敗之捕斬一百二十六級伍明自道西溪合安守
等人馬尚衆指揮張輔周度地形得山箐後別道可通

涼山秤州乃以兵守半站橋阻諸酋往來丈達等逐至阿嘟哩大破之夷始震懼詐降凢千餘人而伍咀咱安守尚依障木麻㭨魚水為險且倚盧白木及木拖爲犄角盧白木者伍咀咱之女兄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貰盡同知陳忠請伏兵以俟守果從山後遁走遇伏被擒諸落降者復數千人伍咀咱勢大窘遁橙村小菁溝土人來告生獲之分兵搜諸山寨凢平日名捕者誅之畧盡惟王大咱走匿普雄土官瞿紹良從涼山値得執而戮之先是黑骨夷阿弓阻嶺道刼畧諸巢既破獨存黑骨乃設伏大孤山何之果至就擒斑部印久爲

火燒土囤碉房二百餘所楊栁來救我益發火器殺數百人旦日進至新橋堡虜賊不右走水厓則左走牛尾令步兵悉渡河伏以待禽十餘人羌始請降我亦遣人招之降者二十餘寨不一月喇麻機又犯蕭江關指揮曹銓朱文達往援道遇蜂蝆溝諸羌千餘擊殺數十餘人喇麻開遁去明年正月寨溝六小二姓諸羌再寇蕭江關文達逆戰賊望風而遁總兵李應祥副使黃焯謝詔察驗諸羌分别順逆議大征　上方念西羌事令中使張誠于會極門　詔兵部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爲戒蜀撫益奮先治餉蜀輸陝者十萬四百有奇留之濟

以納寇借蜀二十萬索之徵土兵播州楊應龍七千人酉陽冉維屏五千人平茶楊光祖四千五伯人瞿何兵七千人三月朔分四道並進破二十三寨斬四百六十六級四月二十六日治船筏渡河破十五寨斬三百十二級諸苗皆震慴來降下令各擒劳寨出刼者以贖乃許于是爭先來獻凡數十人生埋之

建昌

建昌土酋與軍衛雜居時作不靖萬曆初安守最著守本鳳氏之後鳳爲土酋逆止所殺討之數年未能定止既死其子伍咀唎兇悍好殺守與相結盡奪鳳氏田土

嶺鳳起所竊于是使使者尊責郎獻出指揮徐韶文乘
勝直走廣洪瓦布諸寨皆破之是役也自冬月至明年
七月二十八日共斬二千八十六級降三千餘人鹵獲
器械輜重甚衆

賦乃

賦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掠槃丁賴
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民以聞屬御史中丞曾省吾正罪
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
守久之爲患益甚丁亥都御史徐元太請討之李應祥
總兵率都司李獻忠守備陸繼祖指揮尹從壽等將發

賛畫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之巢東有牛他界包咸帕之穴而賊乃酋長撒假寨于安興親外兄弟依水海以爲險披輿地其間由回龍崗雪山可直走黑岩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新厰崗唯是賊乃日夜與雷坡之黼虔劉我人民無筭以泰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他何可勝言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夷邊制平夷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由回龍岡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大凉山攻其東南從之第恐建越兵道遠夾攻不

使乃下兵備鄭東昇議是時安與楊九乍巳款塞歸降

賊乃以氣拍秋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抄略我

分兵各守要害劄梁山爲大營先建昌而後越巂及馬

湖獻忠令總旂胡禄引兵屯大赤口夷倮詐降請禄下

山款語射殺之夷進圍京山尹從壽引兵衝突不退撒

回堅守賊又詐稱聽撫許令盟誓犒賞訖撤營行二十

里夷伏兵萬餘蜂起官兵散走李劉尹三將俱被執事

聞各治罪於是馬湖軍爲三哨偏將郭成等將之中鎮

軍爲三哨遊擊周于德等將之建昌軍爲三哨都司邉

之垣等將之副使李士達武尚耕周光鎬監軍參政張

孫繩紀功參政周嘉謨督餉刻日齊進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斬阿柏等首一百六十二級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白祿等首二百餘級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二百四十一級俘及奪獲各有差求降者凡二千五百餘人歸我田土約六百七十五里歲貢馬匹𢇁蠟奉金錢如格阿什咱等二十六人斬馬湖市以徇御史何倬上善後十六事陳效上六事採行之於馬湖設屏山縣治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二

朱國禎輯

寧夏之變

哱拜虜黄毛種也嘉靖中虜勢甚盛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投降平虜城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多武藝常擊虜大青山斬其酋九人拜與土谷赤阿木高鄭賜虎丁亥五人稱五虎箭再擣虜花馬池有功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勑鈐束總督石茂華巡撫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叅將妻施氏孕將產拜

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拜急手刼之驚覺產子猥虎貌梟啼名曰承恩子半仙呆道人占之云一十一十十一十二一個蘇儲衆人哭泣原猪黄家一六不嗇其意妾又生子曰承寵又有義子哼寒哼雲哼六大皆勇悍難制自馬市開首虜功益少邊備漸有減損開府者視此輩為虛糜假不即革去拜等獻望會士谷赤死其子文秀襲職陞指揮其要結虜酋通貢市套虜切近貴台吉着力兎打正各台吉大松虜賓兎台吉等入市夷凡二十八枝鄭賜方為撫夷遊擊病死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文秀驍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拜推擇當入

衛舊例以降夷不得與患甚請告己丑問孟請加拜副總兵致仕承恩襲所部既多且善戰見邊兵孱弱心輕之後二年辛卯例當閱邊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文秀等頂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馨山東益都人先爲西安太守以猛鷙聚致顯位既視事益嚴刻衆心不附其秋火落赤大入青海經畧尚書鄭洛檄調夏鎭兵馨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喜曰文秀與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爲薦亦甚餉馬羸當易者亦不許拜不敢爭而心恨至金城戰有功取徑虜地馳歸虜辟

易不敢逼益驕恣雖麾下多繩其曹掾胥擅部下把總

王徹等捶拜諸不法上狀治以降夷寘不問磬爾究胥

擅事拜以賄求免叢僉謝八種中以進爪生州上者磬大怒

下其事河西道副使石繼芳鞫之石與覚同鄉爲姻家

凡事可響意遂執拜近侍數人治如律已而從末減拜

自念効力西陲五十年受寵秩乃以衰遲見僇辱不勝

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強娶民女爲妾磬箠之二十益

恨又嘗面詬荅雲守備以他事怒而止文秀遷遊擊入

謝無加禮並怨之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

朋頭肉臟銀奪皆嚴併未完者即於月糧扣之丁卒咸

怨未敢發壬辰歲朝天鼓鳴占主兵謀時冬衣布花草價銀久不給而辭查冐糧事愈急拜等益懼始與承恩謀欲挾衆復歸虜時士文秀方守赤家堡烟兒堡正通虜之徑承恩馳見文秀告以反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暘者靖虜衛人正兵營家丁也素梟桀驁誕有逆志每以馨浚削欲爲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關王廟刲羊歃血盟將飲衆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爲主共視杯中酒滙大者當之獨東暘滙入久不滅遂共推之期廿八日伺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反形大露巷市洶洶坐營江廷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衆心答曰此有挾而求

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而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為衆
憤輕二月十五日丁卒催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
承恩于是復糾黨至關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
賊盡聚入帥府白事維忠先知狀驚悸不敢出遂露刃
突執石繼芳擁焚軍門脅急與母及家衆上層樓賊且
縱火不得已下執至書院同繼芳俟之議合許朝朝本巨查
撈而併月功授百戶坐非歲于萬鍾犯竊懸何應時等盡焚公署收印符釋
囚略城中刼維忠以扣餉激變奏時河東僉事隋府宅
事至鎮人通政穆來輔奉使歸併刼請招安以罷師夏
鎮北樓最為雄壯俯視城內外歷歷賊群聚其上東陽

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後東暘專主北門許朝南門文秀承恩西門南北與有關賊與大賊嘴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雲文秀兵五百互市中衛歸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疑而殺之二十五日索維忠勑印與之自縊東暘遂于翌日自稱總兵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文秀雲左右条將其黨爲官較者數十人因挾慶王代請赦勅兵出先執玉泉營遊擊傅桓分王虎何安等據城堡聲言挾大虜攻長安擒潼關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驅而南下誰能禦我

時河西諸堡皆陷諸將非降即走惟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嗾哱鳴沙洲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前是總督檄副總兵李昫攝總兵進勦乃于三月四日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洲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檄調以副使楊汝寧監軍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土官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來攻爲內應惟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詐門拒卻之昫聞兼程馳至謀不得行賊始遁去若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翌日進兵橫城復棄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至鳴沙洲轉戰獲賊

于正等入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翌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部成陽以修渠來奔忽賊不執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酋拒我師當是時榆林撫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酋十失兔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暫封賊爲訥悶那顏（那顏虜呼官長之稱訥悶者物穴地似鼠不安之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來援獨切盡扯吉（扯吉虜把漢）止弗往着力兔哈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駒乃分發渡河復各營堡廣武偏遊擊張大紀大壩偏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襲鬪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擣中衛捕王虎來獻石空寺堡亦

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虜千餘騎圍邵剛堡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鎭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文秀朝分馳玉泉廣武迎之二十五日着力兎打正等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鎭河堡入屯演武塲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薙髮胡服糾虜攻玉泉趙武等悉力禦之二十九日哱雲引着力兎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并傷驍賊吳敖霸方蕭抗賊時奉　御座中門諭

諸將士以君臣大義有死不可背諸將士咸涕泣願效死妻楊總督尚書兆之女詢蕭若能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脫簪珥出饗士士益感奮虜亦遁走因掠攢道犁犯花馬池諸處四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沂姚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昫援玉泉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翌日抵鎭城兵部尚書石星請奬死事梁琦馬承光誅棄城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冏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董一奎總兵李贇副之尋以贇非衝邊才起麻貴自薊戍代皆從之又命朱正色巡撫贊軍昫等既抵鎭城時延綏兵

五千最勁為軍鋒賊于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五日我師盡銳衝擊多斬首級奪大車百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入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遊擊俞德為繼不至被殺（後賜祭每人各贈百金）通亦重傷還營翌日賊脅慶王及務通政隋僉事至南門城樓呼都司李鯤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劉川白金等設語支吾顧投誥勑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瞿瘋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辦奈何自取奇禍承恩等推跌去之益發家丁出抗衆以軍乏之見糧因賊求撫請暫假

此休士總督不得已許之于是諸軍皆退　上初聞軍勝賞總督麒麟服銀五十兩蕭如薰三十兩二表裏比退責問刻期勦賊不必顧忌時部以宗室在城引項羽烹太公爲言總督乃日夜促飛輓調延綏莊浪兵取到砲約十七日進兵而着力兔先于初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定邊坌擾我以牽東渡本兵疏賊初起謀尚未定虜尚未勾惡既見示俞可定不則以計誘之[illegible]不則以言誘之必有縛首惡自贖者乃還延至此賊既借虜示以不可攻之形我兵雖衆心志未一難以銳進乞切責學曾密遣通事往諭松虜毋貪賊賄自失常年市賞之利其交既携賊乃可破又請

懸賞格擒哱氏父子封伯子萬金餘五千金都指揮賊
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俗史酋
求欵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
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冏金五萬兩佐資將廷臣獻議者
甚多御史梅國禎有文武幹畧言學曾素敢任事然變
起倉猝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才眩專制之義或亦首尾
牽制輕動爲難況邊事煩瑣萃于一身非特遣無以重
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前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經戰
陣紀律嚴明其子如松等負大將之才家丁既多先聲
尤重用之赴賊必有成功若慮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則

于文臣中曉暢軍務實心任事者舉一人監軍其他空閑將領酌量委用于事尤便　上嘉而允之成梁在遼先以如松往部議請以司屬一員加京堂銜如先年征倭唐順之故事同往或言李素有異志不可遣梅復疏云李氏父子但當防之於遼左擁兵之時而不當防之於廢棄離任之後今　皇上已洞察無疑矣彼世受國恩不以疑之日生其不肖之心而以信且用之之日反為族滅之計此劉許所不為者而謂成梁為之如謂臣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李俱馳寧夏身戎服督戰功成即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即返若其不效則軍法

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疏入命如松總兵梅監軍紀功給符驗抽宣大山西精兵五千人往方西兵初退虜將深入總督告急請宣大援兵此舉適與之值亦朝廷得算賊天亡之兆也甘肅巡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自來總督所徵兵道回遠臨河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本兵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號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為聲援因移保定山西

河南各撫臣備禦關　上皆允之會酋妻使使來願要
說著打二酋令無從逆敗而賞失中國意而蕭如薰先
擒獲五酋長中有爲著酋所亟者願以金易蕭故持之
以要虜虜頗悔恨與賊不無中離而賊日恣淫虐城中
婦女資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衆有閭門無
噍類者禁個詔犯者多斃于獄至迫脅慶府甚急妃方
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
服覆井上㩁哮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
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哱
父子皆局屛反推劉許惹亂緩急坂二人首乞靈　朝

廷為脫罪計不亦可說而逃虜還其故若招劉許陰授
意字上燕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棐得新往見朝
與東陽俱投恭將餘歷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二人立
功贖罪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間暴其謀執得新折
脛下獄總督聞失計復檄賊開門放農牧不應而平虜
被圍已久朱巡撫發援兵道為虜梗不得達密簡玄甲
數千夜循賀蘭山緣附而度抵平虜蕭得援出奇兵直
搗虜巢斬獲頗衆虜所恃惟哮拜同攻平虜雪恥賊
緣是復與虜合未幾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
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

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戰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援横城焚蒭茭滓河掠秦壩等堡賊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空虛益賄酋黄台吉妻縱男拾達大侄火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制二十七日麻貴牛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抽練士七千人結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告城中百姓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中獲級十六承恩自以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鹵我糧餉二百餘車總督從花馬池將趨靈州亦被圍殆援至得解二十九日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

攻城阻滚木壘石擲火傷者千數賊氛出兵截餉道時
巡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于五月
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多採柳梢蒲
草及土修墊馬道賊覺來戰牛秉忠中流矢幾死承恩
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遂于初
十日退遂李琳堡拜庫虜可五百騎攻平虜堡急麻貴
精卒百人間道往援卻之十九日朱巡撫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賊詭請降先後送劉川等十餘人邀張
傑入城為盟聽招撫傑故與拜共事青海州衲摩善乃議
遂往二十四日賊鼓吹道傑入城約後三日開門迎朱

巡撫傑至諭曰事起迫脅奈何縱殺掠拒官軍朝謝曰事已然無可奈何且屢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吏北走可逃死耳傑曰督府累次招安何云不得朝乃遽得新用間謀殺害傑未信即舁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奴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殛汝何喋喋爲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繫二十八日總督撤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爲我主招撫後往受賞未晚也時頓兵已久賊陽請撫陰勾虜抗命平賊無期衆皆患之日本酋清正行長破朝鮮東方大震本兵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

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哱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冏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賞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羣虜夾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　上乃賜總督劍一中令逗者即斬以徇御史孫琉奏總兵李昫上幕府功非實賊刼我糧草二百輛失事　詔逮問已以易帥非便免之六月六日夢熊至靈州帶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浙撫常居敬發營兵千人糗糧自辦參將楊文率之濟師　詔嘉居敬忠義于是分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

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戰參將孟孝臣護糧草二十日並逼城下拜等自北門出邊欲親往勾虜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火起爲沃水所滅拜既與虜相約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兵至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以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次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皆爲砲箭擊卻我師會食賊即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

指揮趙承光萬臣戚卿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請内應
約夜半舉火爲號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登南火未
起城中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不至
承光被執欽急跳下城得免臣等皆死城中益携許朝
因欲開小南門遁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後惟嬰城守
多以矢石狙擊歸党石家口說招安望虜救然糧久殫
氣消耗甚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
欵語僉事隋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
能起賊復縋執繫獄翌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
且與金波三塔諸湖河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

花渠形如　底遂達城築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
決水以灌先是拜使養子克力盍行招着力兎如松調
知狀使裨將李寧追及斬首獲印符令箭而賊别使竟
與着酋奉黄金蟒𦃞致十失兎曰事急幸佐我徇靈州
先壁下馬關阻饟道虜故貪惟利賄無意決戰時應
和隨即去招之俊來至是虜莊秃賴與十失兎合部落
三萬先使土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
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牵打酋
别遣董一元乘虚擣虜貴擊虜石溝旁虜倘伴交鋒即
退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

兵八百堵沙滸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一元尋報擒
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滸
茵兵遇之大潰子敬亦戰死然虜竟以竊巢解散賊援
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
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
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
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叅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
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狥（即前謀應賊者）來保用靈州
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援多裸斬獲城中饑民
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國楨檄賊以饑民來報爲治錢穀

限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數闌入會 上
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
縱騎往逮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
中令益肅諜知賊重賄勾虜且馮城鳴砲俟虜衝突嚴
兵待之二十一日着酋泉以入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李寧等馳赴黄硤
口擊虜身率勁卒千餘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
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部下縮朒者手斬二人
殊死戰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
殪二虜虜遂卻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捕斬百二十

餘級獲駝馬甚衆乃移虜級示賊賊始震懼九月三日
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提亦補完大治臨衛船筏
刻日攻城懸賞有能先登以城下千萬金後五日水浸
北關城崩南關驛卒夏之時薛永壽等爲賊所逼符出
米給軍遣則立刻梟首因聚謀曰顆粒難得死賊何如
殺賊且主將暫往北關（[illegible]朝也）圖之易耳遂殺守關賊高
天壽等五十餘人報行營如松遣姚欽覘之信猶恐賊
來并力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等盡趨北壓戰而我潛
以銳卒往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皆驚散擒斬二百餘
人總督馳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巳下大恐急縋張

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詳益治攻具逼大城數日不可破國楨謂如松曰賊今勢窮恐力憑堅攻之死傷必多若乘機行間庶力省事易集且可保一城生靈如松曰善兩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販油李登跛而眇應募執原給劄許哱氏殺劉許自贖十三日縛木渡至東門先見承恩諭意即趨而出賊心動會總督亦遣王機以蠟書行間十六日圍愈迫東陽數日遂至是耶先土文秀有疾東陽等三分其衆至是少瘥復起聚飲殺之曰好頭頸毋爲他人所砍拜父子聞之愈疑懼百戶石様王英冠帶官周國柱三人素與哱交然度其必敗間以

賊中動息輸官承恩勢既蹙甚來詢石棟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彼雖事東暘然與朝有怨壵吁誅之既至語之故曰始勸爾勿爲此不肯從令將奈何不得已有計但可全爾一家不得顧人也承恩曰幸甚遂定計殺許朝父子國柱走北樓殺東暘皆懸首城上釋訥被囚者出迎于是如松揚文等先登如薰麻貴承嗣等繼之拜承恩青衣蒲伏道左大城悉定方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擁家丁自衛是夕總督下令且日不滅哱氏以賜劒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許以不死出

楊文奉總督令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秉忠等飲聞承恩已擒秉忠趨出拜衆猶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閫室自焚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承寵哱洪大文秀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夢熊巡撫正色御史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而國楨以殺降有違言題詩驛館交章上衆議謂御史主守信總督主行法兩不相背要以遲一日便法不可行竟亦服總督之能斷也捷奏　上御門受賀前總督學曾免逮爲民檻致承恩等獻俘十一月磔承恩斬承寵等頒示天下及四夷君

長母施以勸子不聽反詈得免死初道人占夢一十一十乃二十應萬曆二十年也十一十一應十一月十一承恩受刑日也一個綜總衆人嘆蘇隆國物象寧夏賊與官軍互攻也五鳳樓前晉第一方獻捷樓前承恩麥承恩麥刑法司致詞第一也慶濟復寧夏今年

租王妃方氏特詔褒與發五千金賑宗室葉夢熊陞

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

梅國楨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

督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妻楊

氏勑旌獎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

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

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

戶其輸款有功者周國柱國楨寧夏人郎畢寫氣一曰畢濁氣又曰畢邪氣皆寫字之訛也从家丁爲隊長倜儻有義氣東陽作亂偽署爲中軍與諸生尤鳳階相善鳳勸之圖賊曰未得間徙死無益也賊徙桂于常信堅守堡百戶陳緒誘殺之賊其侗稽出堡說之支解大罵而死妻梅氏自經賊使圖桂將兵攻堡故稜行令屬矛雜然中往瘦之尺得他寘承恩既事急召問計不應固問徐日九秀才宮言諸將軍前皆賄死奇貨也第不知誰先得之承恩頓足曰吾恨丞不聞此言幾爲文秀所笑意遂決之議欲召二人飲酹誅之國桂曰兩家前後左右皆戈鉞之士且以一斛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往北陵乘闕取東賜也承恩曰然吾以猛卒五人佐若國柱日東陽甲衛如林五人矣爲形色一蔡必敗通公事桂一足矣十四日庚午逆明風霾蔽天承恩邀呼朝門者曰許將軍已往南狀考訊狀卒不覺祭而致納歸承恩急往見讎讜曰將軍何殺問此有密事營樓議之庵衆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達曰外營瞰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朔後從大宣捷之梯半世富抽朝假倒砍之首瓔掃下分

兵搶其千萬鏹及袁滌家丁悉斬之國柱見馬虜遝起
有办聲知事濟乃被鎧登樓佯謂東陽曰官軍已入市
賊平何援撲也東陽驚起凭軒望闌柱自後砍之不死
走入側房支戶國柱破戶梟其首出衆譁曰爾何敢弒
將軍國柱叱曰誅一逆賊何弒之有衆不避死急走官
軍盡斬汝衆乃散國柱縱火焚樓於是闔棄狀擇二王
來轅宗及所執七十人羅所而出曰國柱活我北樓窩
東陽所擄聚寶貨其中悉被焚國柱後從征楊應龍立
功官至參將陞都指揮使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
詔免行俟後有甚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咸等劾稱來轅
脅府陷賊依違緹騎逮問戍邊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
事立祠蔭子世正千戶久之虜着力免宰僧亦縛送叛
人馬世傑張敎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

平播州

播州之楊傳已八百年州名始于唐以處遷客所謂非人所居者是也楊之始祖曰端先太原人仕會稽爲望族徙京兆家焉唐末南詔叛陷播州僖宗乾符三年詔募兵往討端得選應募至瀘州合江直入白錦軍高遷山立砦結土豪史將黃三族爲久駐計伺蠻入寇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略將軍遂有其地唐祚移後梁端憂憤疽發背死于牧南嗣四傳爲昭二弟各擁兵其一據白錦東遵義軍一據南近邑楊州討走之入滇無子會莫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通譜即

畱爲嗣蓋宋贈太師中書令漾之裔孫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十四傳至鑑則我　太祖方平湖湘諸谿洞酋長皆歸附洪武五年鑑入　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及銀印賜綺幣衣物設播州宣慰使司以鑑爲宣慰使學士宋景濂作楊氏家傳甚詳敘略曰播州夷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務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胤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讋德懷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畱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疆始大建學造士

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之相顧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鬪欲攘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等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蒙詩書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藎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作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嘗朕親征爰屬危機能傾丹款其莫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袵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

矣世奕光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域中廣袤千里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羈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爲播州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俯江爲池蒙茸嶢削世受封爵外統八司爲藩衛內備七姓爲羽翼居然輿區八司者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雖楊氏所轄而賦稅皆納貴州設通判駐黃平主之七姓者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州宣慰裔不樂改土爲流族多入播張龍虎山含餘遷居巳久夷中最重族派與楊世

姻婭者也數入朝無定期永樂七年楊昇奏所轄當科
篤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衆劫掠請發兵勦之
上勅昇撫輯如不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畧昇遣官宣諭
遂皆歸化宣德時楊欽正統時楊烱楊綱景泰天順時
楊輝成化時楊愛為州人張淵等奏其不法狀遣少司
寇何喬新等往訊淵坐誣誅輝二子曰友曰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鍾之屢欲
奪嫡而安撫宋昭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嫡
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棄之以啟亂階輝不得已乃詞
愛而發友之心終不解所幸長官張鑑何清日慫慂之
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廢庶庶與仲主為讐祇貽口
實于後人何不別為孟主地擇貴而腴者立是使孟主創
業而傳世也輝曰為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未公部境
也山箐險遠憨而易虜誘之曰賊請兵討之歸功孟主
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為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

韓瓊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項曰天竅諸萌方
耕服役皆願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大怒遣出瀉又言
不重治事終難成復呼入杖死瘧皇恐叩頭日諸苗誠
馱也乃從輝弄名疏言苗亂講兵討之部議報可遂令
都御史張瓚督兵進未交鋒發者散走老弱皆投降擇
通賂于瓚瓚乃盛陳友功日某勇寇軍手刃七戮誠設
安撫司于安寧以友為安檄使則諸苗不復反矣府友
年穆十三部議信之乃立司校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
諸苗齋果等忿天霸以無章受戕肆時攻安亨贊又疏
請于凱思寨流被衛之貴種殺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
怨于濮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二年丹章諸苗寇安寧
四川叅攻鄰士元副使翟延董都指輝揚稠以兵住過
播詰愛實置消大曾回至董廢說學適州民賽社士元
等因坐學宮視之愛復携酒以徙訓導揚體者介士也
馳然諫日親學而觀祉提兵而樂酒暑去等戚敖及下
屬寓為明公驕之士元等大衛而起潟自如不容于愛
乃啾友誣愛通苗越境為訛報之責州守臣而致齊舉
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諮獲之以報愛安乃易書
于義偽以人往義信之詰書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
聰凡曰捻州非我轄也義復書于友言都堂鄭淡主張

炎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洄大懼乃誣孤受害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身衣龍袍夫稱國主天主妻稱地主僭立局院有太監名色廷議大駭命香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劉璋御史何鈞等官鞫之洄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長削籍炎友皆論死驥充友發保寧閒住未幾友黨基友以鎮與炎仇殺不已炎死子賦嗣賦死子相立與友子張九臨虐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圖自若也諺云骨肉讎離參商構釁弘治時楊賦嘗安香爐山之捷　賜蟒衣玉帶嘉靖時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請還葬有水烟天旺地近水西宣慰安萬銓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歸地乃與柩烈陽許之柩返烈既嗣背約仇殺相攻剽

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奏言三省接壤民苗之
衝若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石阡之
龍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員督兵
防守仍移銅仁參將於石阡移思石守備於龍泉控扼
播州犬牙相制增設重慶府通判一員駐龍泉撫順該
州民夷督理糧稅道臣以時巡歷皆報允應龍烈之子
也生而雄猜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諸番
先登多斬獲又征九絲臘乃楊柳灣卻敵氣蓋軍中先
後　賜金幣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特給大
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

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于是往洪江洪江先墳墓所處也修起祠堂置守塚戶而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别嫁已欽田氏兄所乘醉封殺取張併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既酷殺樹威人人惴恐初感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又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怨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劫掠至十七年黃平安撫羅承恩草塘安撫宋世臣等及張氏叔時照飛文告龍反黔撫葉夢熊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訟播併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世恭順數赴川貴

軍門調有徵勦藺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艾穆等並主撫與黔異議有　旨兩省會勦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乃就彭水縣適中處聽勦二十年蜀以應龍難制逮詰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辦願自將五千兵報效　詔可釋回播治行尋報罷蜀撫王繼光至嚴提勦結遂抗不復出往者皆被殺詰之則曰關外苗爲之我不知也蓋夷性素驕蹇應龍尤甚方勦時所委官皆以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勦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遲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

務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戮既淹繫一獄吏得挫辱之厚索金錢上下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又自謂前後屢立功七姓實隸我例得生殺亦何至助若屬急持與我為難也以是一脫紲軛颺去不復反顧而張時照等奏復上繼光力請與黔撫林喬相會勘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二十二年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都司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湄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軍川北由永寧斜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由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徉

令寨將將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賊
軍覆殺傷大半承嗣頗有斬獲將進會繼光以它事劾
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畧盡黔兵亦退御史薛繼茂乃旋
上撫應龍因上書自白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
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令御史報與本酋奏辨順
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
任與承嗣同黔撫鎮相機征勦塤之承嗣疾歸兩省議
未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
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遣人携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
奏目把何恩執詣綦江縣聞于朝又以重賄覓材郎家

致兵部尚書田樂樂亦劾奏上下議論騰沸勿輸廉貪
一口主勦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懐德上書謂
費畫可罷報已有旨既總督至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
皆與龍通姻婣而黃平白泥諸司乆爲仇讐計先翦其
枝黨然後以檄曉譬應龍可以坐致大略稱引哱劉王
杲事宜　國威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
而頭立致麾下若蚤爲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
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闌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
爲利阮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請龍所問狀檄檄
綦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

安疆臣請父國亨邱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趙
應龍就吏得貰罪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
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乃上書言
奏民伏兵伺殺姪有明鑑誠恐中計不敢出有如孱一
介臨播而問其心軍法無恨總督許之知成都王太守
士琦有膽畧謂代史記勳爲重慶守令奉檄詣綦江趣
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遊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李吳故素與相識者應龍乃令其弟兆
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偫郊迎叩頭芻以餔資餼牽甚盛
曰應龍又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

多桑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睨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綦奏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從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流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請得比安國亨國亨褻亦被訐懼罪不出界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爲請總督許之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遠迎蒲伏別本云應龍擇親信已者十人齊往聽勘竟不出大庭廣衆人所共識豈能進掩人耳目當時有贊畫有道府且不抵重處移而就之彼何所憚不出縛獄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爽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補舊欠糧稅不許侵擾地方非

刑官人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丈子可棟羈府追贓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論功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仰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日求其子出獄不得愈忿五司七姓奴輩咎我若非盡殺恨終不滅且自恃兵强官兵終無奈我何而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促取屍棺以勸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贓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夷目置關據險豫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

搜戮爽民刼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酋用以擒鋒之硬
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没其家以養酋皆願出死
力是時有黃七爲應龍謀士進言曰某何能爲惟孫時
泰泰一口智囊也今在長安得爲軍師方可以成功乃使
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事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以蜀
王爲質割一隅而守之徐觀天下形勢應龍曰不守近
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謝遣之丙申秋劈餘慶土
吏毛乘雲榨磔其屍已又掠石阡大都壩焚刼餘慶草
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
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刼江

津縣及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臠剖
之十一月石砫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
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
次女爲繫援因緣朋奸說謀益甚明年戊戌王士琦調
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
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詗原奏讐民宋世臣父
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提兵蹤且至襲執指
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于女慘戮以殉令
諸苗對父奸女而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
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黔撫

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蜀撫薛希學
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
二百名扼閣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而
經歷潘汝資好談兵黔撫奇其意明年巳亥二月令同
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
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
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
斬與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坐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
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
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

劉誠大征總督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中軍標兵益調募浙閩旗粵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赴水猫兒闗遣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宜蕉安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廿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爇火礮反傷守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刼令縱囚焚掠盡取庫金猶索縣印符爲據掠貲財子女一空老

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㨿江之三
溪毋渡甯川之東鄰塌立石爲播界𤩪宣慰官莊聲言
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簇兵清理總督乃日夜徵調漢土
各兵重慶亦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
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賊本穴鼠乘虛反嚙徙以安
恐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得下益結九股苗
及紅黑腳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曲赦未
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
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戍都兵甫出門卽欲投錦江不
肯東無可奈何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

果其文來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麾之止駐會城調度已　上聞破綦江追襲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爲民緹騎逮兵使王貽德　賜劒懸賞　嚴旨進勦總督益調南北兵及武岡郴陽兵發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專候大舉已劉將軍綎以十月至蜀時總府草創無可恃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决勝方以赴師渝期克爲事官又素與應龍昵人皆疑之牢不可破于是總督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乃騰書于朝謂蜀人皆言可用今細察本

末非絕無以制賊策勵使之必有成功方事亟朝議無
敢異同遂委經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廣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黃平
平越間總督前撤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
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已又出掠偏橋與隆鎮遠諸衛援取九股生苗平越新
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
三處實楚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
出楚無黔且無滇議每處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參黔
帥童元鎮撫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

應祥代而放總兵沈尚文且縱驕逮治　上以楚地遼濶撫臣遠不相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鐸往總督領賞格爲諭苗雜言廣招慰明年庚子正月五日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中擁兵三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黔鵲溪上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鑒妻子並死于賊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間蜀金竹官儲聲撤回兵金竹官儲南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砫宣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擬于三更時衝刼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

峙虎跳關七寨十四日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
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梟遁畚二捷有以牽
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
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
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却承恩留圍中時二
月七日也自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
滇浙粤西兵皆集土司如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
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
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分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
總兵劉綎將叅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叅政張文耀一南

川總兵馬孔英將參遊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隸之督以參議劉一相一永寧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董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出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出

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
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叅議梅國樓沙溪
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
錫類監以叅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叅議詹啟東紀
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
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其黔楚巡
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
文武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
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
眞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務

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决不可信也先是曷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未幾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崗臺等硐奇險為賊目穆炤等盤據勢最重劉將軍綎當之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硐三月朔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來戰鋒鋭甚我師夾攻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奔潰朝棟墜馬幾為我獲始綦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綎威名冀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

渠渠無能爲也及朝棟攻賊臘破益爲守禦計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抵桑木關烏江則播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抵烏江關翌日抵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筭　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三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

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
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也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
戰陰令陽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
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
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
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
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江鐸已抵任陳將軍犇急
攻以十三日破青岷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
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
遣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

虞綎與應龍舊擻無適賊綎械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郤之徼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待死矣會總督闕計既而草檄愈治軍急賊囤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

囤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設令退劄木西懼曰吾不爲
亡捕積也與鎮雄引賊先以五月廿八日拔營去時久
雨士若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身先
士卒破土月二[illegible]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
諸酋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
天徬徨長歎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
矣翌日凌晨我師登囤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
皇同愛妾二閨室縊且自焚與將軍廣獲酋子朝棟及
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

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則賊去歲破綦江日也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為南川將士先入關最蚤尤雄偉不羣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寇請剉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即其地分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改眞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為夜郎縣仁懷舊為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為川貴要區改置州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為甕安縣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烟天旺及宅甌脫頗衆黔撫郭子章許畀水西川撫力阻久之輿而復奪遂生變

播州既立府而皮林上下諸苗尚逋誅皮林在湖廣極西地連貴州廣西山峭箐密隸貴州之黎平府府與五開衛同城衛屬湖廣苗屬貴州漢夷雜處土田交錯耕種不得不同畔有無時亦相通勢在必爭平居軍彊苗弱結怨日深干戈一起苗肆報復其惡日恣吳國佐石纂太彭舉楊永祿等為之魁播州之亂實藉其力二十

八年湖廣兵三千勦之敗没遂入永從縣官吏俱逃反據爲穴知縣李宗周新至寄居五開者年餘會討播州未暇及也至是命陳璘討之江鐸暫管軍事貴州廣西協勦九股苗隸貴州者諭招撫無助賊鐸已聞母喪許歸行至長沙復回沅請副使魏養蒙張天德爲左右監軍參政梁雲龍督餉副使王應霖紀功明年正月陳璘率參將宋大斌遊擊江鵬龍等進兵廣西兵分六哨總兵李如梓統之監以副使陳昜自懷慶縣入貴州兵分三哨總兵陳寅統之監以副使袁應文璘至五開衛議賊屯縣城甚堅城前平田後爲峻嶺兩翼險巇攻之恐

腹背受敵探知擒老巢及賴嵩岑岡等處苗之腹心互屯犄角須先擣邪其後勁分八路並入攻賴嵩岑岡大小三寨宋大斌克龍巖寨諸將皆有斬獲二月初夾攻潘老寨諸苗來戰皆擊破之遂平其寨留兩營兵稼守別將沈弘猷至地青寨斬擒頭目華海等十五人進破草坪其東爲文沖灣係中石運餉之途地頗寬平各立三營俟應接尋鄉導攀險可七十里賊迎戰敗走部兵兩翼而上賊走岑鬼坡即昔所謂銅關鐵寨者攻三日破之各路兵俱就進報捷賊退據龍頭貫山其險尤甚官兵圍之廣西兵亦至分部力攻賊盡死以抗一棡將

破復擁一柵我兵列營布守凡十餘日守備陳九德攻南嶍奪關而進賊大潰走生擒石纂太其斬五百八十二級楊永祿及其弟永長遁去尚馬田艮代領其衆永祿妻石氏被擒審知城後門山陡人驕而守懈乃選驍銳攀城而入巷戰原任參將黃冲霄擒尚馬守備丁寅擒田艮餘黨艮袍艮帕俱被執斬四百二十六級縣城始復事在三月二十六日彭舉吳國佐趁入天遁四十八寨皆以計擒之事平是役也廣西報擒斬二千餘級貴州兵斬四百餘級撫天㟮一帶共九十七寨立廣化營九股羗谷龍谷諸巢蔓延三省寨至數百江内九股

在下通五開皮林江外九股在上近貴州自土司劃玉
海被修以來歷五十載不通王化且助播爲虐旣與皮
林接壤恐其誕誘遣官審勘皆願降附結營認糧于是
皮林援絕三省夾攻元惡盡擒餘皆招撫八月獻俘衆
議以黎平府永從縣十三長官司劃屬湖廣則湖北之
藩籬已固平溪偏橋鎭遠四衛劃屬貴州則黔藩
之堡障彌堅從之李總督平播後聚軍中銅器鑄鼎分
三等給發各土司永鑒戒其銅鼎銘曰　維星拱北惟
水朝東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　惟敬
八念爾庶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

楊應龍又鑄銅標一高一丈三尺銘鐫於上竪海龍囤之顛銘曰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訌天皇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群醜遂潴其宮設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臯封我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江巡撫爲碑銘立石紀功銘曰　上御極廿八載泰道熙洽四海維玄菟暨朔方相繼亂自取亡彼播酋背世澤敢效尤作叛逆肉蜀民及黔楚血成川骨成土今　皇帝怒嚇斯命臣鐸總楚師馳自燕諸境上中號令飭鎧仗同心誰中丞君直指使兩監軍大將齊膽如斗力如熊世無偶更小心奉約束威凜凜嚴部曲初出

兵破敵營五四擒賊乃驚破三渡渡水丹賊聞之膽益
寒遂乘勝搗巢窩夜半起戒戰卒不擊鼓不張燈攀懸
崖如蟻騰抵賊栅立滹橫殺伐聲動天地賊洸駭類瘠
瘃道楚兵從天下探虎穴擒虎子虎窘逼雉經死諸脅
從罔攸治鄉父老稽顙至飛路布未央宮天顔喜仙桃
紅西南夷各內惲惲　天威不復反爰鐫石勒茲銘王
猶塞王心寧中與外諸勞績垂無疆厥還遜後三年甲
辰正月敘擒功進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
衣衛指揮使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侍江鐸陞兵侍各廕
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劉

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陞
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
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
道張棟楊寅秋張天德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
疆臣瀧澄毋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
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
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
亨以兵部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
巡撫缺推用章元鎮已謫戍得開伍
朱史氏曰播州一案當時用兵可不可乎曰百餘三面

隣夷且借爲用而播爲最勁此不可制四起效尤無竆並無黔滇且分八路剋險關彼猶倔彊如故勢安得已曰既剋矣因而郡縣之可不可乎曰可悉天下全力夷二千里輿區爲國家闢土開疆此盛事也勢亦不得中桀然者難未發發其多費既發寒若摧枯者何曰此朝廷徵土兵之失也夷本犬種犬之穴可奪犬之性不可違驅犬噬犬又投以骨狂猘嘊喍自戕其類爲力甚易故用之本地可隣省可它省則不可江浙嘗用之矣爲民害甚烈而先朝屢徵計無獲之乃始議及用違其性夷乃益驕至山海十八萬之徵夷居三萬有窺而動

亦積漸使然固自無惟易稱作事謀始況兵謀孟浪始之不愼有能善其後者吾未之聞也

遵義連陷

遵義初設議兵將防守歲用七萬金後復減為三萬然俱無人額相沿二十餘年苛索甚訟府州縣吏書併各差役多異籍亡賴魚肉土著於是舊民浸浸生心矣永寧切近奢効忠父子垂涎擅殺威遠衛百戶劉訓等家又欲挾迫土城千戶袁見龍兄弟而見龍族衆強盛悍不敢發萬曆四十八年見龍與加銜守備雷安民援遼陣

没崇明父子拍掌稱賀天啟元年重慶未變先已發金刀紅袍子女玉帛糾合把總石良陳加典安鑾等及心腹阿易進水西酋奢仲賢莫德等立應龍族人楊維新爲興國君土城袁氏殺戮殆盡專委逆黨林國禎吝宏等於十月內率兵犯府城是時兵備李仙品推官馮鳳雛方督兵援遼知府杜天培知縣劉人表病死同知張起鵬署嘉定州印署印通判袁任素失人心挈印先逃一時軍民悉被迫脅倉庫焚劫俱盡陳加典等復率兵攻桐梓知縣洪維翰不屈死典史黃起鳴走至忠萬起兵仁懷原無正官望風奔潰數百里間烟火盡絕獨眞

安州險道賊未能入張同知時在嘉定即棄印從鎮雄
借徑入遵行至畢節爲酉賊所留成都方被圍朱左伯
燮元在圍中檄綦江令鄒昌眷南川令韓應龍眞安知
州楊汝昇同土州判駱麟綏陽知縣任寵募兵扼險固
守黔撫按遣貴陽府推官徐清督叅將焦瑞麟等兵至
任寵等各率兵策應遂復府城迨成都圍解永酉發難
黔兵一時撤回扶風䕃乘間再據是時李副使馮推官
督援兵回救而李已改官敘瀘獨馮推官單騎直入招
流散與任知縣率陳一龍駱麟𠩆賊於金刀坑俘斬三
百餘級遂入城據守時左伯已得撫蜀之命委叅將周

之德來治兵託故避住重慶水蔺二酋遂於七月二十三日乘夜火攻偽推官衆寡不敵與經歷袁一修司獄蘇璞俱墜城死真綴兵潰退叅木關獨守備楊通霑據守栢楊囤扶國禎等屢攻不克叅政吳光義尋於九月十六日督通霑及守備任國續領兵乘月色追殺西兵悉遁過江因府城兵糧俱乏遂復撤回僉事趙邦清巳履任督叅將秦衍祚侯良柱張泰凱守備李棟等各統漢土官兵由綦江進松坎別分嶌僉事同沈崇極由小路進桃竹嗰趙僉事應得綦江偽總兵袁天繡為從逆渠魁斬以狥又使侯良柱進攻斬石艮三丈于因而招

撫如趙國璽安鑾羅安良陳守江陳加興等相繼來降共率夷民六萬有餘入內地安插二月初七賊憤楊通霑固守率兵攻圍通霑以守終不能克任知縣復率駱麟戴鳴鳳等策應夾攻賊遂大敗扶國禎楊維新俱被傷逃奪糧食器械無算天啟三年三月二十三侯良柱陳一龍等會兵進安羅二村將以擒逆寅怨糾水西兵八九萬來衝二將俱潰僉事盧瑛田督兵至落紅招撫羅華王正相等屢有斬獲至是亦潰賊因永寧告急旋即退兵六月初八日趙僉事與同知冉崙通判連鋐入遵義青蒿白骨腥穢觸人遍非世界矣